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十七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十三

路振飛　曾櫻

曹學佺　馬思理

姜一洪　何楷

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廣平曲周人天啟乙丑進士知涇陽縣入為御史巡撫福建同巡撫平海寇劉香再按蘇松邊光祿少卿召對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土賊横徐泗間振飛破散之甲申所在土崩振飛勒兵守要害自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壁壘相望下團練之令俾鄉民各自推擇長副隨所

長探演保護鄉井成功後詣轅門受事振飛按隊數閱其技精者犒牛酒賞銀幣慰勞有加人人鼓厲兩淮晏然振飛之力也北都之變福魯周崇四王俱至淮衆議立君或勸振飛扈駕立定策功振飛曰某去則全淮必動豈以一己功名壞天下大事乎鳳督馬士英率兵入朝數百艘過淮沿途劫掠振飛坐皇華亭諸將整兵夾兩岸令啣尾而過皆俯首聽命偽節度使呂弼周防禦使武愫至淮聲言代振飛偽制將軍董學禮犯宿遷振飛勒將士分道掩擊擒弼周與愫學禮出走振飛竿弼周於法場命軍士叢射而已磔之俘武愫於朝捷聞賜璽書慰勞保國公朱國弼嘗與振飛同督漕竊庫金千萬以逃畏振飛威名出己上當福王之在淮也孤舟飄泊

張飛無加禮焉楊維垣以逆案戍淮安張飛其鄉人也待之亦踈略至是國鄉與行人朱統鑕合疏劾之會張飛亦以母憂歸士英乃用其所親田仰撫淮

大兵至不戰而潰江南遂亡隆武之安置鳳陽高墻也有司廩祿不繼不勝其困有望氣者言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張飛入見張飛王心獨異之贈以私錢且諭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而上疏請加恩罪宗王德之甚登極詔書言張飛之恩不僅豆粥麥飯一時之感有訪知所在者官五品賜金二千吳江人孫可久因言其流寓洞庭即發手敕召之張飛達行在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賜宴至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及鹽梅宏濟銀章賜之官一子職方員

外郎又錄守淮功陞錦衣世千戶振飛感知遇竭盡誠節帝每責廷臣因循振飛面奏曰陛下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陛下不改操切亦未能中興也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敢言之效喜怒有時飄發號令或至屢更有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陛下之所長者皆臣之所甚憂也優旨襃納一日進練義勇說上曰此真安攘大略當為御作序頒行之延平陷振飛不護扈從依鄭成功於廈門是時成功與鄭彩交惡魯王至閩成功不欲奉之仍稱隆武彩則奉魯王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昔官隆武者皆仕獨振飛與曾櫻不出辛卯二月成功舟師入浙廈門破振飛與櫻皆縊死此鄞人陳士京

所誣不訛當或曰永曆二年赴召至肇慶卒於途

曾櫻字仲含號二雲江西明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興泉道櫻素有清名而東廠緝獲泉州吏許馨為櫻營求浙江按察使因革職逮問御史葉初春訟言於朝撫按亦為之稱冤已而鄭芝龍上疏稱櫻廉明公正芝龍感其德代為營求櫻實不知也願以官贖罪遂復櫻官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登萊

大兵入山東櫻不能禦削職下獄甲申之變間道南歸自詣南京刑部釋之唐王稱號於福州芝龍薦起櫻帝亦素聞其賢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官敦促八月陛見賜啟心沃心銀章得密封言事無何命兼掌吏部櫻執法不撓皇叔皇

彩鄧唐二王數有薦舉櫻引祖制請敕禁止止為之榜於朝
堂邵武知府吳士偉推官朱健以寇未至而逃及建陽知縣
施燝坐貪墨上皆欲斬之櫻奏曰三人罪不至死上不聽又
曰臣與諸輔臣約共執奏知天意難回遂皆卻步臣獨冒死
申言臣罪大矣上笑曰卿奏乃繩愆正義諸輔卻步非也雖不
用其言而心嘉其忠直王期昇彭遇颺至閩上加期昇總督
遇颺僉都御史曾櫻與路振飛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
人勿拘常格振飛言遇颺降賊而南依馬阮為奸熈按浙江
酷虐致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瀓稱兵日肆剽奪山民
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乃止乙酉十二月上移蹕
建寧櫻留守福州鄭芝龍北去櫻從鄭成功於廈門丁亥仍

稱隆武年號十月頒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印之則摽與振飛之議也辛卯二月成功南下惠州官兵擊破廈門摽自縊死僧文台門人陳泰棺殮焉粵中聞之贈太師謚文忠摽初被逮下獄夢有贈以扁額曰唐朝宰相及至閩遂驗摽四子長文德起兵死次文思從上死於汀州二子一孫隨至廈門摽死後其壻鄭纘緒降

大清封慕恩伯送其家歸江南為治塋葬摽云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事部主事歷南京大理寺丞戶部郎中四川參政陞按察使蜀王宮殿火計修建費至六七十萬學佺以宗藩條例格之蜀民不擾天啟初左遷廣西參議轉陝西副使學佺好學有文名博綜今古

有以宿學巨儒不得官京朝廷歷數十年仕又偃蹇因以著書自娛光宗在東宮有張差挺擊之事學佺所撰述直書無隱避逆奄用事羣小立三案鉤黨指學佺所撰為謗書除名為民時學佺在粵西大吏希奄旨羈留待命知奄無意殺之乃止閩中立國起為太常寺卿上言今幅員褊小稅額無幾宜專供守戰之用而遣鄭鴻逵疾抵關度防守毋久逗留諸逃兵肆掠責令其將收歸營伍及朝見上詣謂諸臣曰此海内宿儒也我在藩邸聞其名久矣時倉卒建號一切典禮皆學佺裁定尋陞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時敕纂修威宗實錄國史總裁設蘭臺館以處之丙戌四月上在延津學佺又言四事一濬延河提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捐

助餉銀許以生鐵准價皆從之已而知將士離心事不可為慨然曰吾老矣天若祚明尚可竭股肱之力否則老臣報國有死而已朝議欲以奇兵浮海直指金陵而覲於聚餉學佺傾家以萬金濟之未幾關破上去延津學佺入湧爾寺避之大兵將至貢生齊巽中書張份僧不空等起兵殺傳檄使者迎學佺為主學佺曰無益也何苦徒荼戮生民為哉三人强之學佺曰然則吾歸死於城可也三日而大兵入城九月十九日自縊於西峯草堂生平著述數千卷不盡行世云

馬思理字達生閩長樂人天啟壬戌進士初令烏程治行第一擢兵科給事中查核邊鎮兵馬九邊震肅夙弊盡釐歲省

金錢三十餘萬又巡太倉時清核亦不下三十萬轉工科與
權黨張彝憲抗禮亡何南北草廠同日災彝憲遂構下廷尉
舉朝力救免官歸里而上終念思理行能召復尚寶太僕二
卿轉右通政詹事黃道周以廷辯忤旨思理抗疏救之落職
歸宏光即位召起未赴而隆武繼立以思理先朝宿望轉刑
部右侍郎管尚書事魯藩遣總兵陳謙通問函稱皇叔父帝
大怒下之獄思理私謂所知曰光武果然宜陽盆子不當食
均輸耶魯王若能屏蔽東南何故不許為寶獻錢鏐耶特疏
請宥不納居久之上悟召思理大宗伯奉命偕好魯藩甫就
道三日而
王師已渡錢塘矣乃遺表魯王以畢使命祖括髮即位哭不

食就寢絕吭而卒訃聞魯藩追贈少傅謚忠宣恩理之令烏程也識凌義渠溫璜於諸生中後皆以忠節著世稱其知人云

姜一洪字開初會稽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廣東布政使宏光立擢太僕寺卿從隆武於閩進吏部右侍郎戶部尚書大軍踰浙隆武使永勝伯鄭彩守關自將兵三千從延平移之汀州命一洪前行時糗糧以俟而仙霞兵潰隆武潛幸不知所之一洪徒步次興國擲木村去贛百餘里仰天歎曰嗟乎天意如此偷生何為遂赴水死時丙戌十一月六日也諸生鍾國壬哀之與擲木庵僧了緣為含殮如禮

何楷字玄子莆田人生有異質過目不忘舉天啟乙丑進士

值執奄肆虐不謁選而歸建紫芝書院率子弟講學其中崇禎時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有詔簡部臣為言官大臣多推楷者乃改刑部給事中劾輔臣王應熊應熊辨之楷言故事奏疏非發抄外無由知非奉旨則邸抄不傳臣疏旨未下應熊在外何由知非往來密偵者漏禁中語乎時帝方惡預洩旨應熊卒以此罷又為故左都御史高攀龍請誥命以從之先是贈卹死奄難諸臣給攀龍三代誥命詞臣許士柔方撰文進呈而其子高世學書諸軸奄黨發其事士柔世學皆受譴誥命竟寢至是始得之轉工科給事中以申救少詹事黃道周謫官量移禮部郎中歸南渡擢戶部右侍郎唐王入閩楷迎之水口驛進尚書鄭芝龍鄭鴻逵偃蹇不臣上郊天於

南臺皆稱疾不出楷劾之上獎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銜怒楷知不為所容力請罷官上欲兩主之聽予歸里諭以收復南京當召為總憲楷行乏龍使其部曲楊耿追之道戕其一耳至家而卒楷潛心經學所輯周易訂詁毛詩世本古義學者多宗之與顧錫疇皆有學行為武臣所戕而朝廷不能詰識者知其無成也

逸史曰隆武之立一年耳乃方其在禁狴中而望氣者已言鳳陽有天子氣然則天位可妄干哉隆武賢主也惜其拒於鄭氏振飛曾櫻諸人儒足有餘英武不足偏側山海之濱是以大業不立使當金陵定策時有重臣焉天大略排羣議愛立唐王則士英必不召大鋮必不起逆案必不翻中原鬧闖

者必能策應四鎮左藩知朝有明君且斂手聽命可法得以其間左提右挈捍力疆圉然後曰廣道周錫疇之徒坐守文物不踰典則即大河以北未能迅復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不足稱小朝廷哉嗚呼揭行密錢鏐草竊之雄猶能保處江淮傳世延業而南渡以後至潰敗不可收拾馬阮之肉其足食乎

南疆逸史卷十七

南疆逸史卷十八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十四

陳六飴　尹民興
吳聞禮　艾南英
熊緯　李魯
林逢經　畢士貞
王之慶　周之藩
張致遠　王忠孝
諸葛倬附

陳六飴字子儀漳平人也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僉事道分巡

天津歷著勞績甲申之變涕泣不食者累日鬚髮盡白居歲餘留都繼沒天興亦陷丁亥春有以耆舊薦者縣帖敦請而六齡堅不聽命當道疑其異志遂加以兵六齡慨然曰吾自甲申來自分一死不即死者有餘望也今若此豈非天乎給其子金書等行酒遂鍵堡門舉火自焚遺素衾一幅於垣外題詩二首妾四人朱氏王氏傅氏冰姬同時殉難初六齡之將自靖也以所遺金幣分給諸僕妾令各散去朱氏四人環泣曰妾北產也久侍巾櫛家鄉萬里脫不能死安所託命哉曰是非所若能也四人曰君死忠妾死節誓不失身於人矣乃命酒悲歌慷慨酒酣舉火火未及燃有白光一道上屬雲端向曉火熄四山烱然云有燈火無數光華燿天也

尹民興字宣子嘉魚人崇禎初舉進士歷知寧國縣涇縣除
奸釐蠹有神明之稱行取入考吏科陳啟新訐其預擬翰林
諭福建按察使簡較十五年春疏陳時務十四年帝喜下所
司議擢用召為職方主事數召對所言皆當帝意擢本部郎
中民興感激屏苞苴公推舉勤於職時羽書旁午奏言無益
之條陳不急之奏章不必下部覆以省繁文裕時日帝亦可
之明年周延儒出督師命民興從軍贊畫敵退擢部上其功
已敘賚而延儒獲譴帝責其扶同欺飾下吏除名南渡起故
官阮大鋮之召見也民興抗疏極論不納尋謝病歸以鄉邦
殘破不可居而涇縣人德已流寓其地明年南京陷與諸生
趙初浣等拒城起兵城守

大兵攻之久不克屢遭挫衄已而城破初沅死之民興走入
福建隆武授御史巡撫上游四府加太僕少卿守仙霞關大
將曾德鄭芝龍私人也怙勢不法民興劾之帝即撤還閩中
敗歸卒於家
吳聞禮仁和人崇禎癸未進士隆武初為兵科給事中時分
福州延平邵武建寧為上游四府擢聞禮僉都御史巡撫其
地劾奏內臣戴照奉使貪橫詔即逮問聞禮尋自請守分水
關帝優詔許之關中三關天下扼險處也舊有守關兵閩恃
以安及鄭芝龍有異志盡撤關上守卒聞禮亦不能獨支二
年八月
大清兵入仙霞關聞禮適走山寺或勸之雉髮不從尋卒鄉

兵赴敵為亂兵所殺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俱以時文知名稱豫章四子南英尤博辨喜古文當是時吳中盛文社其知名之士張溥陳子龍周鍾等各樹壇坫與南英相牴牾爭論不相下往復書數萬言而學者多右南英南英高自標置往往以盛氣凌人人亦無以難也有僕坐法南英為怨家所誣訐被繫宏光時江西巡按周燦拔恩詔疏請復其舉人乙酉入閩至杉關守兵阻之叱曰天下有不知艾千子者乎乃聽入隆武授廣東道御史進其所刊文集優詔答之廣東布政使湯來賀解粵餉十萬由海道至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令督師江西南英爭曰解餉微勞也且

指揮僚佐可任何足為大功遽擢高爵不聽閩中兵敗南英死之

熊緯字文子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兩京既陷每飲酒輒涕泗橫流感憤欲死其友錢秉鐙語之曰狼瞫有云未得死所子有死志曷求死所乎乃赴延平擢給事中從上至汀州

大兵入城從官逃散緯獨衣冠趨上所兵逼之大罵而死其同年進士歐餐素四川人官兵科亦在汀州中流矢死

李魯字得之福建上杭人幼穎慧塾師以執竿驅雀命對應聲曰拔劍斬蛇眾駭異之既長好經濟大略讀史見忠孝節義事輒徘徊感諷天啟甲子舉於鄉甲申國變山寇蜂起當

事議募鄉兵魯歎曰四鄉皆寇出沒其應募者即非寇亦寇之兄弟姻戚也兵寇雜伍比以城子寇耳不如在城大戶捐資訓卒以固城在鄉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無瑕可攻寇當潛寢乃上書於巡撫張肯堂言之且請嚴其約束不立寨者以通賊論婿賊贖屋者以接濟論奸民從賊者聽寨長與衆棄之官不從者以縱賊論官兵所至不許入寨强入者以擄掠論肯堂見書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富民交口指魯張皇多事議遂寢魯乃結茅幅員山隱焉乙酉七月隆武立於閩閣部曾櫻奏起之魯曰時危見節義我可偷息窮山乎遂詣行在上封事其二曰簡忠誠之士以救時艱天下不少懷才之人但心有誠偽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偽則

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顧誠偽亦無難辨者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可兩微長欲即自炫護知惟恐人知者為人也受職而蹇蹇匪躬奏對而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偽在人主力特其衡而已一曰加守令之權以練土兵令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不兼兵土著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宜慎擇知兵守令假之兵柄省召募而希科土兵古者比閭族黨此民數也伍兩卒旅此兵數也守令治民但治其伍有故則卒然有百人之聚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大故則猝然為千萬人之集以民食贍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句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殲尋邑皆

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富强之本計也其一曰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今牧吏殃民罔極監司未必知知未嘗言甚有倒置黑白者宜頒詔中外許其詣闕自陳不為禁制而遏抑者誅或時引見父老而詢之為無常則奸吏無可藏而貪暴之盛可戢矣民之害利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之賢否得則舉刺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知也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置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官有為民患者耆老奉至縣堂直諫三諫不悛耆老赴京奏聞以憑拏問高皇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願陛下力復祖制可也一曰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承平既久侵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

可稽法當清核故田簡沃衛軍今流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
之人與無田之人誠得忠勤廉幹之人董其事或民屯如虞
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效之不然變通
為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
甲統於坊坊統於屯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平居各食其
食無領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法似保甲而
警策過之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為捍衛封疆之用又較簡練
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使為統率則萬眾之心於強寇乎
何有一曰審刑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事者多
謂直指錢塘夫魯國畫江而守文武下憚征繕宜下溫詔即
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

融究之濟楚河西皆歸於漢今敵分道以入江南陸豈能分
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為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
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挈荊湖
南控閩粵三方輻輳拒上遊以望孝陵咫尺矣不然則駐荊
南控河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空闊豪傑
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曰闢百里
之洪謨矣一曰奮乾健之行以作士氣中興之主視創業尤
艱創業之君臣同起於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約
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
嘗恨高宋有李綱為之相岳韓為之將而卒奄奄不振者其
苟且偷安之私牢伏於中故汪黃秦檜得窺其隱而牽制之

光武起自舂陵皆親履行陣熟習險艱有以鼓厲將士之氣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行邊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効死天下歸心矣疏入上大嘉悅召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上移駐蹕建水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至之兵一路告警輒空營赴之魯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鋭聽其逍遥逐隊漫無總理兵雖源源踵至左右恐終無一兵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上然之而卒不能執其要丙戌六月浙東破魯王走海鄭芝龍有異志盡撤三關兵返安海會汀報流寇逼攻杭永魯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為嶺島咽喉務令呼吸相應陛下果即東幸臣當執芟前驅上嘉歎之曰爾慮深謀審必能擔荷大事

即改兵部職方司主事領敕印督兼道撫汀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也魯語汀帥周之藩曰大駕且至公當整理扈從踰嶺但恐上杭不守則駕行又復次且魯當先解杭圍然後扈駕而東遂投檄賊營開譬禍福賊奉檄色動即單騎詣賊營謂其魁曰諸君值魯甚幸乃富貴催人也諸賊愕曰何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粤東諸君能勒所部為護衛便為禁旅親軍恩賚踰他營矣拒粤敘功粤地繁華十倍閩諸君食國餼佩將印豈非富貴逼人乎諸賊雖然應曰甚善私相傳告莫不願扈駕立功者魯顧左右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插血諸賊益喜交插遂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即前封事所陳者既編伍有緒而奸民丁某者不使中尼之魯

叱曰爾不識父圖識保護鄉里乎蓋某棄其父而謀為富民
繼子者也魯遂還汀未至而汀詔駕已蒙塵矣復返上杭九
月四日貝勒遣吏入城諭薙髮歸順吏至魯家啗以高爵復
怵以利害魯艴然叱曰速去毋污吾耳乃歎曰吾不當死城
中負敕印返幅員山丁某聞之昌言曰李公入山必率所撫
之賊以抗
王師滿城血肉薤矣邑人然之率衆擁魯適城嚴衛之欲執
以獻魯推心大哭絕吭而死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縊
也
林逢經守守一逢平字守衛兄弟並以文行知名在閩之長
樂祖父世科甲逢經性慷爽剛急好談當世之務尤好以古

事驗時變與人言必剖瀝務盡亦不嫌面譏人過而守衡性沖和繩尺斬然於書無所不讀而粥粥若無能四方士傾慕逢經未嘗不樂就逢平也隆武建國大學士黃道周薦辟知名士授逢經誥勅撰文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將出關奏引逢平為兵部司務辭不就道周曰知不足辱君但仕版列賢俊名殊添本朝氣色耳時天興草剏逢經覩勲鎮跋扈而官方雜亂歛餉頻煩條陳八事力為諍辨先後補牘數十上皆人所不敢言上溫旨答之然竟不施行也尋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復轉翰林院檢討纂修國史有尚修威宗實錄之命未幾隆武移蹕章虔至汀而陷逢經披緇入山栖止墓側逢平屛居荒埜鬱鬱寢疾絕食四閱月卒

戊子某月也逢經忽戎裝至淞下淞下者董侍郎宗相所葬以禦海寇逢經所共擘畫處也罷遣從者竟赴海死兄弟殉義而先後纔數月耳家人求屍不得越宿見夢曰吾己現歸澳中矣問之果然乃收殮之逢平妻葉氏相國文忠向高之孫通書史識大義其兄葉箔芑居海濱每有小朝廷之歎氏曰非也綱目書帝在房州豈小帝耶嗚呼孰謂婦人能知此義哉今世有欲削景炎祥興之號者愧此多矣

畢士貞字叔美貴溪舉人思文帝即位朱盛濃承詔督師駐信州士貞磬家佐軍且以策見盛濃稱善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未幾信州潰士貞泣曰吾不復生矣與妻吳氏同赴水家人拯之復蘇己被執不屈幽之遂絕粒作七餓詩句日釋還

行至新橋望祖龍再拜觸橋死七儀者一夷齊二介推三蘇武四龔勝五張叔夜六七文謝二山也

王之慶字脩祐望江人崇禎二年以歲貢知尤溪縣舉卓異告歸望江當流寇之衝之慶謂名城連陷其礮皆自撥部請於巡撫黃配元將集練鄉兵為人和社以備賊配元許之遂委之慶為長之慶內納衆心外戢奸徒與文武將吏晝夜分守以城為家歷十年間流賊及左家兵屢攻圍之弗拔糧空援絕人無懈至給事中左懋第上其事命未下乙丑五月南京不守左夢庚既降忿望江人與相拒創其部曲乃白英王言望江巖邑雖降終必負固請即屠之英王至城中大懼之慶曰事急矣疾走王營陳說端末英王意解委之慶署篆黃

州之慶不受行至九江留書報其子兆春曰吾為一邑謀非為一身今幸桑梓無事反以梯榮覲墓不廬國恤不憂尚可以為人乎哉固辭不獲則從湘纍於水中已耳越二日又留書曰骨不必取魂不必招古有三不弔此其一矣遂至琵琶亭沈於池中水淺乃枕泥横卧而死閏六月十九日也喪至望江邑人慟哭迎之私謚曰忠節先生祀於屈大夫祠右

周之藩字長屏隆武二年以總兵晉忠誠伯扈上自延津趨汀將入粵

大兵以五百騎躡之兵攻汀州而上始得警報遽出行朝之藩閫難趨赴遇突騎數十大聲自呼曰吾隆武帝也意以誑辭脫主於難既羣矢蝟集遂死時溽暑陳尸五日肉色瑩然

張致遠不知何許人上之見迫於汀州也致遠服帝服以脫上而死路振飛有詩紀之其後鄭成功屯兵鼓浪嶼有稱帝存問諸臣者云上為僧五指山然後人知其事亦莫必其真為云

王忠孝字長孺閩之惠安人自言閩王王審知之後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時薊遼宿重兵倉儲冣百萬以材調監薊倉稽核精敏歲省金五萬兩鎮守宦官鄧希詔驕恣議設標兵令措餉曰以倉之羨忠孝曰設兵給餉重事也今不上請而擅行之可乎且自請核以來羨皆入正額何羨之有又今解贖錢以新廨宇亦不許會正旦朝賀希詔與督撫爭坐次忠孝引敕書折之希詔大沮乃劾以受吏翁九進賍萬計

有詔逮問緹帥王世盛調知其誣遣校之謹愿者往至則不
能具一飯解所服銀帶予校而行於是廷臣交章訟其冤而
九進搒掠瀕死不承希詔乃劾其匿車脚費千金忠孝對簿
曰此例無冊報然絲毫皆公家物某不敢私有羨餘六百金
存密雲庫可稽也驗之信緹帥曰歎王先生廉至此也我不
以聞且得罪士大夫上怒譴緹帥二級都御史王志道抗言
曰忠孝實廉吏校尉至不能具飧行道之人皆知之誣可知
也得改繫刑部遣戍福建衛宏光立閣部史可法薦之以忤
士英調守紹興故辭不赴隆武起為光祿寺少卿陛見上選
將練兵責實效慎名器十餘事馬金嶺之敗鄭鴻逵退拒仙
霞關上命忠孝巡關將賜劍印辭曰臣巡關將吏不法可以

奏請若奉劍印是督師也不敢乃出關中嚴約束効失律諸將上又遣閣內路振飛即軍中斬大將黃光輝遇於浦城忠孝曰公提一劍入人軍門呼大將而斬之猝有他變將何以待且定國忠謹公不如曉以上指令縛罪師致諸朝俟後命其可鴻逵果因光輝詣行在上釋不誅軍以無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扈駕將出贛力諫不從歸賣田園具裝上猝幸汀不及從

大兵入關慟哭於野鄭成功見而執其手曰哭無益也吾叔姪在且為後圖及成功起兵移家鷺島與之協力閒永曆立於粵上封事優旨屢獎晉兵部左侍郎與曾櫻交最厚廈門破櫻死忠孝出己所貯壽親殮之成功既定臺灣遣使迎忠

孝乃命妻子歸守墳墓而獨身入臺灣具牛種闢田樹藝為終老計丙午四月二十八日卒於海外年七十四其秋閩生林之豸病死復甦語人曰適在冥司見公與黃石齋宮殿侍從儼如王者應設刑具方引二囚入訊則之豸所識其也因命吏引之縱觀地獄謂曰歸語吾兒孤臣片骨不必汲汲歸故鄉之豸有回生記傳於世云其友人諸葛倬字士年泉州人凡義與忠孝同年進士官至東充兵備道早卒倬隆武時以薦授兵部主事閩亡依鄭成功於島成功圍泉州倬遺弟姪斌合兵攻城會漳州援兵至軍潰見殺永曆詔封成功延平王遍爵守義諸臣倬亦贈光祿寺卿而斌以死事贈監紀推官久之

大清泉守閻偉名以書招之曰君來監司可得也峻拒之復怵以禍亦不動及島破乃奉母還里服外方服母年九十餘而終廬於墓所鄭經拒漳泉將任以職以疾辭復渡海居島臺灣內附鬱鬱發疾卒年七十九偉有俠氣重交遊鄭鴻逵既沒家北徙獨襄其葬事撫其愛女而嫁之推官蔡江門殉節長沙賑其妻女工楷隸有集三十卷其子淼鄭將陳永華壻也示予家乘及王公行略故並誌之

南疆逸史卷十八

南疆逸史卷十九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十五

錢謙亨

萬元吉字吉人號茹余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末以兵部郎中監督師楊嗣部軍元吉饒方略多智嗣昌悉以軍謀委之其後以不用元吉言敗於開縣賊遂連出陷襄陽戕楚王嗣昌憤恨發疾死帝以監軍有勞不責也尋以憂歸服除史可法請用之南京兵部福王立與閣定策時四鎮方以擁戴功率軍抵江北爭駐揚州命元吉渡江宣諭元吉徧歷諸營宣朝廷威德費金帛首致得功書期以共奬王室得功聽命澤清傑皆服從乃還部改立南京營伍以制祖時宜謀定之樞臣無能損益可法出督師進元吉太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傑得功土橋之釁賴元吉彌縫之得無稱兵南都亡

走福建隆武擢兵部右侍郎遣代贛督李永茂守吉安初督師楊廷麟之在吉安也甚得將士心故吉安再失再復元吉至與諸將講體統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先是江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為閻羅總分立四營張安者前左營帥也驍勇敢戰永寧招之出湖東戰屢捷遂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兵科曹應遴請諸朝遣其子傅燦入山撫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四營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軍士皆解體既而四營兵亦不即至丙戌三月

大兵攻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陷元吉還屯皂口所部惟汪起龍三百人大學士蘇觀生在南康遣監紀程亮督新威營卒

二百守棉津灘

大兵沂流上新威營先潰起龍繼之楚帥曹志建以二千至望風遁去元吉遂入贛城四月

大兵水陸並進徑至城下城内倉卒無備兵科楊文薦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慨然曰城可守也百姓擁以為主元吉既失吉安將士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瞑然若眛望隔河帳房滿山輒指為空營兵民有從隔岸泅水至者言

大兵精强即目為萬安泰和奸民立斬之舊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藩遊擊張國祚來援遇

大兵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

大兵撤圍水西之藩等亦還守南康閩中聞贛州固守不下

遣使獎勞加文蔚右僉都御史贑州為江楚閩粵之衝是時
江楚諸督將皆上奏勸隆武幸贑而圍方急以故勤王之師
麇至楊廷麟郭維經姚奇胤所收散亡及召募滇閩兵先後
集營於城外者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元吉必欲待水
師至方戰水師者中書來從諤募沙兵三千與主事龔棻黎
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也皆留屯南安未下兵部主事王其宖
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故海寇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
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師老兵疲行
且自潰不坐失事機乎不聽八月二十三日
大兵聞水師將至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者甚衆
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

大兵各營聞之無不喪氣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羅
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百餘人郭維經部下
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三千餘人而已贛雖被圍久而士
民竭力守禦糧食粗足丈薦登陴乘機縋壯士出戰時有斬
獲以故目無強敵每月夜軍士攜酒嘯歌呼敵人詬詈之
大兵聞而切齒至是守陴者漸憊矣參將謝之良擁眾萬餘
於雩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已逾嶺又不時至十月三
日有逸出者
大兵獲之鄉導夜由小南門上民雖巷戰久之
大兵畢至城上發礮礮裂遂陷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
盡者我之為也我何獨存正中赴水死年四十九先是元吉

禁婦人出城其家人竊以姬妾縋城去元吉知之追還由是
禁禁益嚴合城遇難故云元吉號知兵處事精敏其在嗣昌
軍指畫不失尺寸及事權在握反暗機宜豈其智於前而愚
於後哉蓋元吉久事戎行親見宿將規畫而其時滇虜之將
並無左賀其人者元吉以庸奴視之遂莫肯用命故知將將
之道難也

揚廷麟字伯祥臨江人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兩人皆好學
有文名意氣豪邁跅弛自放廷麟舉崇禎辛未進士選入翰
林至丁丑同升舉進士第一人莊烈帝召見問之年對曰臣
年五十有一老矣恐無以報聖恩帝曰若尚似少年勉之拔
翰林修撰兩人嘗劾楊嗣昌而嗣昌方有寵言於上改廷麟

兵部贊畫主事赴總督盧象昇行營同升謫福建按察司知
事廷麟之為贊畫也嗣昌欲假手殺之及象昇賈莊敗衂報
至嗣昌急問楊翰林死否報者知有贊畫不知翰林為誰嗣
昌再問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出差得免嗣昌為不懌者久
之北都陷廷麟募兵勤王時馬士英與姜曰廣不合廷麟為
曰廣門人將兵在外士英忌之命散所募兵御史祁彪佳疏
薦陞左庶子不赴召同升復故官亦不赴廷麟與同升以義
師恢復臨江吉安二人鄉郡也隆武立加廷麟吏部侍郎東
閣大學士督師同陞加少詹事廉兼兵部左侍郎廷麟兵既
勝追至漳樹鎮不戒反為
大兵所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請於上以同升巡撫南贛時

同升己有氣疾拮据勞瘁踰月而卒謚文忠廷麟在吉安所
恃有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崇禎時命中書張同敞用牙牌調
發入京兵未集而京師陷宏光時復敕雲南巡按陳藎帥赴
南京及是始抵江西聞南京潰退回吉安廷麟留之守城以
客禮待之時時椎牛饗士向軍士流涕陳誓死報國家之義
滇將趙印選胡一青亦德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及上用
萬元吉爲督召廷麟入直過贛川會
大兵至且圍城四城兵營在雩都廷麟親往邀之再戰再敗
遂散遣之單騎入城與元吉同守其後兵事主於元吉滇營
亦潰城破見城中火起走馬至西城赴池死
清將賈熊爲棺殮葬於西門外河上粤中立國贈新淦伯謚

文正

郭維經字六脩號雲機吉安龍泉人天啟乙丑進士考選南道御史京師陷南中議立君未定維經與李沾等迎立福王陞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亢旱維經言御極兩旬雪恥除兇曾不發憤徒以漫不切要之事盈廷爭議黨同伐異如醉如狂上天降災由此請敕羣臣勿覩恩怨報復惟以翦髮復仇為念庶有瘳焉士英將起阮大鋮舉朝爭之史可法以調停之說進維經言可法人望也亦失言前者四月初旬傳北都之變可法召臣等於清議堂共言得人首務也惟逆案斷不可翻可法深以為然今不宜中變其守正不可如此尋轉大理寺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維經居留都久得民心上

亦重之會迎恭王遺像維經以病未出郡之薛欲奪其位乃與阮大鋮謀使隆平侯張拱日糾之云恭皇帝往為諸奸謀孽維經不欲覩茲盛典猶姜曰廣張慎言不欲冊立皇上也未幾致仕阮大鋮使人賊之江干幾死閩中立國進兵部尚書又改吏部帝深委任之贛州圍急命維經出閩募兵加六省督師銜與姚奇胤得兵八千人至贛帝幸汀州手詔召之入衞士民固留未及行城陷突圍出中矢死或曰死嵯峨寺

彭期生字觀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官萬璟劾逆奄被杖期生視其醫藥含殮由是為人所稱出知長沙南昌二府巡撫楊邦憲奄黨也諷有司為逆奄建祠期生持不可則檄南昌新建二縣令期生召戒之卒不發一緡後

知濟南以盜越獄謫照磨移應天府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陞郎中獻賊陷江西李邦華請於吏部以期生為湖西道分巡僉事駐吉安

大兵南下巡撫曠昭棄南昌走吉安期生率士民城守

大兵逼吉安巡按又棄去期生以死自誓而兵不至乃往乞師於贛督贛督檄守贛州隆武加太常寺卿兼嶺北道贛州圍急期生登章貢臺坐卧矢石間謂人曰此吾死所也凡六月城潰滇粵將招之出走不可書絕命詞五紙分授蒼頭五人曰若輩未至必皆生適有一人得歸即訃音矣遂自縊死臺焚尸燼惟心不燬故吏杜鳳殮以石函瘞臺上墮鐘記之有楊大器者移之潛下萬安藏於百家村越四年其子求之

得而萬安人曾堯泉負亟走海上投其家云大器將他往以公骨為託不遠千里而致之以曩者一諾也

楊文薦字又如京山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三月京師陷文薦徒跣走孝陵慟哭仆地不能起見者傷之宏光初文薦在散曹奮髯抵掌談邊疆大事馬士英等嫉之南英陷文薦奔杭隆武立入福州伏闕口畫立國規謨戰守形勢廷臣環拱而聽授兵科給事中日繕疏條奏中外機宜剴切指陳執政左右多側目丙戌春奉使出承天道由贛州時萬元吉督師贛州其鄉薦舉主也聞文薦至喜甚題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贛南引與協守文薦日夜登陴衷甲而卧以忠義激厲將士十月四日夜

半城陷卒狼兵數百人巷戰黎明左右勸文薦從西門突出文薦曰城亡與亡去將安之揮令散去自投於園池為騎卒所挽得肘後印驚曰是巡撫楊公也執至南昌提督親解其縛曰公宜識時務毋徒自苦文薦曰吾奉君命守贛城亡罪也懸吾頭贛西門以謝贛州人吾志畢矣絕粒數日不死守者以酒殽進揮去之日狂呼以頭觸地柱或自投於床嘔血日數升閒慷慨悲吟以所嘔血書壁形枯骨立鬚眉脫落明年元旦强起下榻南向哭拜畢就榻正衾裯而卒文薦事親孝癸酉鄉試聞父病馳歸母疾篤刲股以進鄉黨稱之其志蓋有本云著有聽湘集

符湖中宇時祁新喻人崇禎丁丑進士歷官廣東學使丙戌

之粤過贛留佐楊萬里共城守將陷萬曰公客官也何不去

淵中曰初謂少濟國難非以身一官出也事不濟即當死國

何去為城亡與其兄監紀述中同赴水死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人善古文詞嘗過揚州

進士鄭元勲方集四方詞客賦其影園黃牡丹詩倣汐社故

事使虞山錢謙益第其高下遂球後至立成十首遂擅場由

是東南文士皆稱之與江西萬時華徐世溥交善時華病居

揚州遂球千里省視既卒為經紀後事而去保舉法行侍郎

陳子壯舉遂球以母老不行闖賊陷京師遂球上書巡按御

史言當練師復仇勤王及聞福王立遂球悉以家財治鐵礮

三百送南都甫及贛而南京破遂予江西總兵胡長蔭閩中

立國上中興事宜凡數千言大學士何吾騶薦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令以兩廣水師援贛州遂與吏部主事龔棻招海盜羅明受得三千人抵南安大會戰艦遂球棻先從陸入贛州約諸帥水陸夾擊元吉大喜由是令城外頓兵以待水師將近

大兵截之半道明受為火攻所敗遁去各營震潰方水師之見攻也中書舍人康范生來從詡方迎城見二十里外烈火星布趨謁督師請發滇兵往援龔棻以為過計元吉亦笑不應詰明而敗報聞自是圍贛益急遂球從廷麟元吉晝夜登陴目不交睫者數十日城破猶率兵巷戰脅中中矢墜馬被執褫其衣見所被敕印衆刃交下與其弟遂琪同死學中贈

遂球兵部尚書謚忠愍

龔棻字建木南昌人八世科甲為江西大族棻未冠與萬元吉同舉於鄉年少相善也元吉既第棻七上公車癸未成進士性孝友沈毅謁選南都元吉以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馬阮亂政元吉憤恨嘗戟手詈之呼稱馬奴棻曰公若是是激而固其交也以愚揣之士英庸鄙易與耳而大鋮包藏禍心且覬執政士英方引手馬畱爾愈難制矣莫若離其交而阻其謀庶有濟因乘間語士英所親曰相君何愛司馬之深也夫司馬怯人也引之綸扉虎而附之翼焉勢必噬人且兩雄不並立彼既得入能為相君下乎勢且傾相君以自專而相君又安得獨擅權乎夫相君於東林諸君子素無瑕隙何為

盡力代之驅除而費怨於身也所親以告士英果心動及大鋮欲以要興起大獄盡誅宿所憾者士英持不可由是謀漸沮而大鋮之焰少戢棨之謀也乙酉春授廣州推官慨然語其子孟明曰國事已不支我王身也誼不顧汝矣汝勉之甫抵粵而南都陷閩中推吏部主事未出境

大兵逼贛州與黎遂球招水師赴援先馳入城佐守未幾水師敗元吉謂曰君無城守責徒死無益盍出為後圖棨曰臨難而避曰何以事君城將陷元吉復語之棨遽曰行矣與二僕出城敵騎充斥江岸有小舟棨急登舟僕放棹入江心遂躍入水俄而將士擁元吉至見僕曰主安在僕哭曰死於水矣元吉語將士曰龔公非其任且先死我復何之亦赴水

姚奇胤字有僕錢塘人與棻同年進士知南海縣海多盜奇胤摘發如神盜遂絕迹閩中授兵部主事未幾改監察御史監贛州軍分守北門城破向闕再拜出襆繫命僕助縊僕泣不從奇胤曰此猶良死何不盡力臨絕但云得死草草僕排牆覆之而去

吳世安字求(闕)汀州歸化人揚廷麟所薦士也始南都陷廷麟起兵龍江復吉安義聲大振隆武詔詣行朝世安久以文章風節慕廷麟入嶺謁軍門廷麟故好士遽接之世安慷慨陳說廷麟歎曰變故以來功名之士逞官詞顧盼凌厲以示可用君獨不然吾所求於天下者惟神志堅定萬馬疾馳中能駐足者耳既而敕止廷麟入直令專辦江楚事因疏薦世

安隆武命授監紀推官是時
大兵攻贛急世安拜命襆被行或尼之曰古人見險則止危邦可入乎世安曰士死知己耳既見廷麟鼓掌曰吾固知君不我負也向者吾見君之心矣乃乘城分守悉力巡督目不交睫者累日間出奇襲戰多捷無何閩亡遠近援絕世安扶病登陴身當礟衝彈貫左臂顧左右曰為我謝楊公世安死無以報天子遂卒同事藁瘞之是日贛州破

陳烈字起南樂安人嘗以事繫獄撫理錢啟忠愛其材武釋之累陞南贛參將城守甚力其弟在
大清營人疑焉比陷見執其弟來勸降叱之去謂贛人被掠者曰今日方知我之無二心也罵不絕口而死

劉天駟字季駉新建武進士歷官都督贛陷與總兵汪起龍俱執至南昌宋仝光置酒勸之降不聽皆遇害其一時同死者有監軍御史陳藎編修萬發祥主事周瑚于斯昌王其雝挪昂霄曹嗣宗林琦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鍧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球通判胡紈郭寓登知縣林逢春諸人行事皆失考遂屠城

附紀贛縣死節諸人

盧觀象字子占贛州人性岸異然見勝己者未嘗不下氣事之輕財結客好施與親族待以舉火者嘗八十人以貢生謁選得河間管河通判改判天津衛屯田張慎言知其才題授河南清軍屯田同知疏曰自興屯以來論者謂濱海亦滷

水旱不時勞不補費然觀象業有成算早夜拮据及秋納稼獲稻穀三千有奇秫粟二千四百有奇凡耕熟水田六百五十畝旱田一千一百五十畝基造官房盧舍社穀墳廟百有餘址他如築圍濬洫開河修堤水車戽斗之製皆有法且津門而南數萬頃罔不論如河間之龍化橋任邱之堤北交河之高州獻縣之淮鎮青苑之滹沱靜海河典之王家口子牙河皆可用津門之法將三輔汙萊沮洳之場盡為崇墉櫛比之區是轉漕江南十鍾僅一石幾輔一石可當一鍾矣其後魏忠賢用事屯政中廢改觀象左軍都督府經歷觀象遂致仕去崇禎初袁崇煥奉命經略九邊過顓觀象與之談兵崇煥自以不及欲延之幕府不答十六年秋張獻忠破袁州吉安

傳偽檄至贛郡人危懼觀象時老矣倡議斬其使率兵拒守賊遂却宏光初上書政府謂國家根本在江東而扼要尤在淮濟徵兵遣戍經年不集蓋若急募淮津一帶鹽徒可得數萬其人勇毅敢鬬訓之以方用其人以守其地則聚而難散且出入洶汶間示以不測我兵又得所恃江東可長保也士英不省其後

大兵濟河渡江所至莫不可當者以淮濟無防也丙戌贛圍急觀象語其老友周世光曰幼學書劍欲有所用於世而資格限人迄無成立今老矣坐見危殆已矣一死報國耳吾園西北水其所也君盍來與偕城陷具衣冠北面拜率家人四十餘口至池上一一子名光先赴水妻妾婢婦繼之少選世光

揭幼孫至觀象曰相遲久矣相與揖握手而沈年七十四世光字九照贛縣選貢以州判致仕年九十餘矣死二日有騎過其前見積屍百餘有二老俱懷官誥收殯之猶握手不釋云

劉曰佺字勿仙贛縣舉人父思誨大理寺卿曰佺幼以孝友稱長益篤學行顏四子於揭曰上帝臨汝夜必焚香以日之所行告天揚維節歎嘗曰見勿仙使道德之意愈生城陷先驅妻子入水然後自沈

錢謙亨字篤生新喻舉人從守贛命其子崑與諸生蕭琪蕭珮募兵於筠俱為高安羅某所殺謙亨聞之大笑曰兒不負我也贛陷赴水死有庠生吳時珍者字席之城破人爭門出

時珍顧母嫗在堂獨縊經而守困死於兵其孝可哀也得附
書

逸史曰昔常開平之取贛州也頓兵三月高皇帝詔諭城下之日不得血刃故以開平之暴市不易肆贛民沐聖祖生全之恩深矣三百年後而士民困守孤城殲百萬生靈以報之豈不宜哉嗚呼北都之亡也以宗社所憑官司所集虎旅所屯而賊至三日開門迎附南都則揚州初破一騎未渡長江天塹棄而不守閩中則撤仙霞之險導
大兵以長驅使皆如贛州則北都可以待勤王之至南都閩中可以俟援師之集即未能迅掃底定而中原尚在江左依然閩亦得支搘一隅也何至國統三絕成土崩之禍哉嗚呼

國亡矣君逝矣諸君子豈有後福可冀而竭蹶困匱之中轉
側兵刃之際欲反魯陽之日障旣潰之隄卒之一城未拔而
粵中乃得以擁戴延明祚者十五年則諸君之志豈不與天
地爭烈哉明亡之後城守難破者郡則南昌贛州縣則山陰
涇縣衛則舟山皆因食竭力盡而後陷所挫敵之銳師亦數
萬茍非天命孰謂中國之武弱哉

南疆逸史卷十九